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
第三十八回 戒殺生殺生受報 勸歸正歸正獲安

話說申孝思與其姪應鑄講說之間，忽聽大街喧嚷，也打聽不著消息，遂叫應鍾去看。應鍾出去便隨眾人而走，一直來到縣城隍廟中。見一人手持利刃，遍身是血，在那殿台之上，高聲呼道：「你們全來看宰牛的麼？看宰牛乎，看宰人乎，是害物乎，抑害己乎。你們是買那一塊？」說著便將自己兩脅用刀斬下兩塊來。又說道：「你們是嫌這個瘦麼？」遂用刀將兩臂削下道：「這兩塊肥不肥？這是純肉無骨。」見無人答言，遂道：「你們是要牛雜碎。」說著，便將腸子搗出，將身內身外割了個稀亂。前之割牛段段零落，今一樣償命，其受報也宜。方正立道：「吾殺了半世的生，今日吾算到頭。你們看見這樣，那殺生也是如此。兇神附體全通說了。但殺者雖多，所獲之利也不少。阿爹早已去世，阿媽總未有得過安生，全是吾鬧哄的。不孝就該摘心，摘就摘了罷！」遂一刀將心摘下而死。宰牛該受摘心報，不孝更該受摘心報，何也？孝乃人之本心，不孝則本心亡；放生乃人之仁心，殺生則仁心絕。今劉小兒以慘殺受誅心慘報，固神之所使然，亦理之所必然，觸目驚心。勉之哉，先行孝；戒之哉，勿犯殺。

那些看的，也有嚇跑了的，也有看見打戰戰的，也有看見念佛的，也有說是現眼的，紛紛不一。說者謂劉小兒受報，毋乃過慘乎，為之一歎，繼而為牛大叫快曰，不必悲歎也。君雖不忍見其死，獨不聞其聲乎，其聲牛聲也，正代牛白其冤也，非代牛白其冤，實代牛現其狀，人而牛，牛而人，將人與牛有所不分矣。

申應鍾問：「這是何人，怎樣至此？」眾人中一人答道：「他姓劉，叫作劉小兒。今天早晨，粵了申宅幾吊錢來，遂買個小牛。剛要宰牛，那牛竟是驚起，一頭將劉小兒抵死。噫此小牛豈為眾牛報冤耶，抑亦眾牛來助神力耶，牛之靈大矣，牛之義亦非輕矣。他家裡人們請人求醫，總是無效，才給他穿了衣裳，停到床上。待了膳音頓飯時候，他卻猛然爬起，摸了把刀，就跑到這廟來了。雖然看的人不少，那一個也不敢上前，況且他不死不活的呢。」死現活形，活作死事，禍到臨頭，不堪回首。

申應鍾聽明，使回家稟知孝思。申孝思道：「他卻替了應鑄了。放生贖命，並可造福。如不受教孝思幾乎危矣。不戒殺生，也沒有這事，剛戒殺生，就出了這個。豈不是神靈暗使，以警教人麼？殺生遭慘報，放生獲福報，無二理也。神之警人誠嚴矣，人無欺心，即無愧神。他也是惡貫滿盈了。」自有報其惡者信然。申應鑄道：「還不若不給他錢哩。給了他錢，反速其死。是誰之過？」擊者自擊，於人何尤。申孝思道：「你居心不錯，與你何干？有這一條事看他們宰殺之徒驚心不驚心，害怕不害怕，雖然死了，也是你的一功。殺生者死得其罪，倘彼屠戶，從此改業。豈非救全萬命，當推應鑄為第一功。不必多心。」說著，便笑了一回。復又沉吟了一回，竟是兩淚流下。樂中帶憂大德頓現。申應鑄道：「叔叔為何落淚？」申孝思道：「這劉小兒既然」你，其窮可知。他這死後，他那一家老少將何以處？」申應鍾道：「阿爹不必如此，他受此報，也是他母親欠教訓處。受此苦獨，亦所應然。至於他的妻子不能勸他以正，任其慘殺生靈，並聽其擅行」詐，受點顛險，又何足惜？」申孝思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他那一家老少情何以堪？」孝思仁言，無不痛癢相關。申應鑄道：「這也不難，待姪子前去看看，再行斟酌。」申孝思道：「你願意去便去罷。」申應鍾道：「阿兄未能權變，不若孩兒前去。」申孝思道：「你兄弟何不同去？」申應鍾遂與應鑄同往。

直至劉小兒門首，見有無數人圍繞。眾人見應鍾前來，遂閃開一路讓他前進。他兄弟二人在劉氏門前聽人談論。無一人不說劉小兒一死，雖當受報，他一家人難以謀生。人心相同，用心不一。申應鍾遂找了一人，素與劉小兒相識，叫那人問劉小兒之母將何以靠。那人去了不多一時，出來道：「劉小兒之母見此光景，那有主意，直是後悔，不該叫他兒作此生理。」親之教子，固當審之。申應鍾道：「小牛現在何處？」那人道：「業已轉與屠戶。」申應鍾道：「還敢將牛賣於湯鍋麼？也有大膽的還敢買這個牛，還敢殺這個牛，無怪乎阿爹落淚。不但為他一家，也是惟恐人仍不回心。」推敲及此，堪為達者。申應鑄道：「咱兄弟快贖那牛去罷，要是晚了，又不知出甚麼事哩。為宰牛者又一怕。就是不出事，那牛豈不被害？」申應鍾道：「阿兄說的極是。但不知賣於何家？」旁有一人道：「不遠不遠！我領了你去罷。」

那人前走，申應鍾兄弟隨後。不多一時，來到那屠戶之家。那人道：「你二位先生在此少候，吾先進去問問。」說著，即進門而去。待不多時，同一人出來。道：「你們當面說罷。」申應鍾道：「你這個掌櫃的，還敢買此牛！你不知劉小兒是怎樣死的麼？況且縣官出的告示禁止宰牛，及無故殺生，你們莫非不知？」那一人道：「吾買這牛並非宰殺。」劉小兒死的那樣，誰不驚心？吾是困著素與劉小兒相好，他死了連個棺木也買不了，吾將此牛牽來，指著這個牛，先給他打對幾串錢，叫他家辦事。」申應鍾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可將此牛賣與我們。」那一人道：「有何不可。他多少錢買的，你二位還給他多少錢。」申應鍾問明牛價，便找一人將牛牽著，隨他而來，稟知其父。付於牛價，又將劉小兒之母說的甚麼告訴了一遍。申孝思道：「即從放生錢中助劉家京錢二十串，叫他一家想個好生意，借以餬口。千萬莫叫他後世子孫再作此惡業了。」不為死者惜，不得不為生者計，放生會中，取錢以助之，生物以此錢，生人亦以此錢，放生錢之利益大矣哉。全在局中人應變，不歸於無益之用也，均無不可。說罷，查出錢來，叫人送去。不覺已是更餘，申應鑄告辭回家。

到了次日，申孝思要趕回龍澗去。吃過早飯，叫著應鍾步行而去。到了過午，方到李金華門首。恰遇李忠手提包裹而出。李忠見了申孝思，請了個安，領進中堂。

李金華正與那老者閒話，見了孝思父子，慌忙接進，道：「不知兄台到此，有失遠迎！」申孝思道：「你我兄弟，不必周旋。這位老先生是貴同鄉了？」李金華道：「不錯不錯。」申孝思與那老者見禮。老者相陪，速稱請坐。申應鍾問過了安，方謙讓落座。

申孝思道：「請問老先生高姓大名？」老者道：「姓喻名太初。」申孝思道：「高壽幾何？」老者道：「虛度六十三歲了。請問先生尊姓芳名？」申孝思以實相告。那老者又問及申應鍾。申孝思道：「這是小兒，名叫應鍾。」那老者作想道：「貴父子俱是舉人麼？」人能學申孝思實行得名俱是舉人魁首，自必父子登科。申孝思道：「皆是竊取，何足言及。」大家說了一回閒話。申孝思將劉小兒之事說了一遍，無不汗下。

正說之間，聽得村中大哭小叫，不住喧嚷。李金華慌忙跑出，見無數人長槍撓鉤，圍著男女三四十人，不知何事。正欲前問，卻有一人前來問李金華道：「這個門裡姓李呀不？」李金華道：「是姓李呀。問此作甚？」那人道：「吾們領了大人的令在此一方，捉拿邪教，現已捉住這些。此村中還有一個姓喻的，他未在家中，有人說是在李家，故來前問。」李金華聞此，不覺打了個寒戰，正人君子，何憂何懼。為彼不知改邪者加憂懼耳。甚難措手。欲不舉出，實有不行，欲舉出來，又見喻太初業已歸正。幸哉喻太初已歸正矣。否則金華必不保早被公差捉去。想了一時，方對那人道：「卻是在此，你們眾位也不必著忙。他一個老頭子也跑不了，吾到裡面將他喚出。」那人道：「叫出他來罷。」李金華進了中堂，將申孝思招出，把那老者如何歸正，現今如何捉他說了一遍，並求申孝思想個主意。申孝思道：「吾先到外面問問。」說著便出門而來。

及見了那人，卻是城內的人，素與相熟。那人道：「申大老爺怎麼到此？」申孝思道：「來此訪友。」那人道：「你老人家這時成了老太爺了。」申孝思道：「咱還錯的了麼？你們眾位到此作甚？」那人又將前事告訴了一遍。申孝思道：「你說的這個姓喻的業已歸正。你們暫且回去，他若跑了，照吾要人。吾們隨後就到。再見你們大人也不為遲。」那人見申孝思一口應承，那肯不允。大人公差，不容徇私。非申孝思正言立保，必不聽命。再者也有不敢，遂道：「既然你老人家保下缺城，莫叫我們落不是。」申孝思道：「是了是了，你們不歇歇麼？」那人道：「吾們快去銷差。」說罷，遂領眾人而去。

申孝思回到中堂。李金華忙問道：「怎麼樣了？」申孝思道：「總得進城再說。」老者問道：「有甚麼事麼？」李金華道：「來了若干的人捉拿貴教了。這不是將我的門也圍起來，多虧申兄台出去。」那老者聽到圍起門來，就一嚇而死。喻太初前曾氣

死，今又嚇死。其氣死者，是自是其教，不欲人之稍攻其邪也。其嚇死者，是自知誤入於邪。因自悔終被邪累，與至死不悟，恬不知懼者有別矣。李金華說到這裡。見他倒於床上，也就不向下說了。申孝思道：「李老弟你太也粗心了！你先將他穩住再說就無事了。快著扶起他來罷！若是死了，這事怎辦？」申李三人將那老者扶起，待了半天，總是不醒。正然為難，又聽外面嚷起。李金華道：「人家不放心，好麼，又回來了罷？」申孝思急的暴跳，申應鍾也沒了主意，李金華更覺難處。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天威與王法，並昭著於人寰。天威之不及誅者，王法每懲治之。王法之不及責者天威必顯戮之。相隔而適相通，相背而後相成焉。夫天之大德曰生矣。然有時好生亦有時不得不殺生。蓋爾放生，天即放爾之生，爾殺生，天即殺爾之生，生殺之權，天操之，仍自人操之耳。觀申應鑄之戒殺生而獲報，與劉小兒之殺生而獲報，等報也。而其間之福禍懸殊焉，放生者當以申應鑄而思精進矣。殺生者當以劉小兒而思改圖矣。顧或有疑其報應神速，謂故作驚人語未必實有其事者。曾亦知同治十年三月間，德州城內某甲，自剝其手足，自割其肩臂，並自道其惡行，而致凶死。同時同城之不孝父母某乙不孝翁姑某婦，皆自戕虐而斃。豈非劉小兒之明證也哉。抑王之大度曰正矣，故惟其用正自不得不有時正其不正。蓋爾以正為正，王即旌爾習正；爾苟以邪為正，王必罪爾背正，邪正之故，王辨之，亦自己辨之耳。李金華之勸歸正而獲安，與喻太初之歸正而獲安，均安也。其時之先後有別焉。崇正者，當以李金華而廣善路矣。背正者，當以喻太初而思易轍矣。然或有懼其誓願難違。謂雖示勸人方，未必真有其人者。曾亦思同治六年十月間，吳橋梨營某人，連累其父兄牽害其妻子，並拉出其門徒，而皆正法。同時異地之或以治病為由犯事，或以講道為媒被拿，均有案卷可查，豈非喻太初之對證也哉。此金鍾傳之所以三復此事，而急急以戒殺放生為勸，以改邪歸正為望也。然而作書者其心良苦矣。

理注：

言劉小兒一事，此是勸善懲惡之法。喻太初歸正，是轉識成智，轉八識成四智，才能了脫者苦輪。但有識情未化，便有業身，既有業身，難免生死識累，若無自然了當三教心法。儒雲：曾子曰，唯，原是樂在其中矣。釋雲：不二法門，無得無說得未曾有。道雲：一粒金丹吞入服我之性命不由天。自古三教秘訣不傳。今有關呂二帝，大發無量之慈悲。僧亦不敢隱匿。所以申李杜救喻太初得活命矣。

偈雲：

三教未盡識未消，難免生死路一條。